本文乃試就張系國的短篇小說「地」，探討生活於臺灣的現代中國人與大地的關係。

尋回失落的根

《試析張系國的小說：「地」裏的大地之情》

* 許素蘭

一

「地」全文分爲八節，以作者全知敍述觀點寫成。所有的事件，可約略歸結爲三部份：

一、引線：相當於小說的「楔子」。敍述黃昏時分，居住山谷底的陳姓兄弟，聚集家門前，商議如何處理父親遺留下來的「祖產」——一塊既缺水又多石頭的山坡地。最後由於三兄弟都不肯留鄉耕種，乃決定在報上登個賣地的小廣告。（原文第一節）

二、主線之一：中年退役軍人李震之，本與妻子經營一雜貨店，微有積蓄。然在飄泊半生之後，想找一片可以立足的地方，於是出讓雜貨店，加上所有積蓄，購得陳家那塊山坡地，携同昔日的部屬——原靠踩三輪車爲生的老董上山，計劃經營農場。由於缺乏經驗與人手，農場經營失敗，終於又把山坡地賣給一個專門挖掘石頭，變石頭地爲良田的「石頭仔」。李震之、老董再回原來居住的小鎭，各營舊業。（原文第二、七節）

三、主線之二：李震之的兒子李明，海專畢業後隨船出海實習，初次遠航歸來，倦於海上飄泊，渴望在家鄉定居，並有意上山幫父親經營農場。然而當他第二次返鄉，父親的農場已垮，土

地已賣，他也領悟出自己並不屬於泥土，歸回田園的夢想破滅，他乃決定再度出海，「寧可隨着船漂泊天涯，讓寂寞和回憶腐蝕掉自己的心，也決不留下來。」（P五十二）（原文第三、四、六、七節）

小說情節的開展便是由「楔子」——陳家賣地開始，而以「李震之的買地與賣地」，以及「李明的去與留」兩條主線的交錯進行架構而成，其中再穿插李震之另一老部屬老趙的擇婚，李明與舊友的重聚……等枝節。作者即藉這些事件，把主題「地」投射到各種不同的層面，讓讀者可以由不同的角度，關照居留於臺灣的現代中國人，對於「大地」所懷抱的感情。

二

綜合小說中人物的心態活動，「地」至少提供了下面四類型的「大地之情」：

一、以經濟價值爲原則，視土地爲營利的對象。

二、在憧憬中擁抱土地，却無緣接近土地。

三、歷盡滄桑，對於土地有着迫切的「歸宿感」

四、耕種爲生，對於土地懷着傳統而原始的熱愛。

第一類型的「大地之情」，作者藉陳家三兄弟表現。首先，我們看看作者如何介紹陳家兄弟：「穿廉價西裝的老大，提着皮鞋，坐在門檻上。老二抽着煙，把香港衫搭在肩頭，指着老大數說不停。老三背着手，在打穀場上踱來踱去，幾隻雛鷄跟着他團團轉。」（P一）藉這段文字對人物外型、動作的敍述，以及場景的描寫：「打穀場的石板塊上，還遍灑着金黃色的陽光，……（下略）」（P一）我們不難看出陳家三兄弟的生活背景。除了老三之外，很顯然的，老大、老二正是跨着兩種文化環境，現代農村青年的典型之一。他們雖接受都市文明的薰陶，却仍擺脫不了原來的習性，不管他們如何學習都市生活，可是，在他們的言行舉止之間却仍顯露出鄉村氣息。（在這裏作者似乎暗示着，國人忽視民族性而模倣外國的徒勞無功。）

陳家老大、老二早已在都市裏謀生、賺錢，組織家庭，而老三眼看着兩位哥哥到都市裏賺了大錢，自

已却留在山上辛辛苦苦的種地，心中蠢蠢欲動，也想到都市謀職。因此，當他們的父親去世之後，三兄弟便商議如何處理那塊山坡地，最後乃決定賣掉它。

由陳家兄弟變賣祖產這件事，我們可以窺出今日臺灣農村的幾點轉變：

一、農村人口逐漸移往都市或工廠所在地：在工業社會裏，都市或者工廠所在地，由於工作機會較多，賺錢容易，因此，總是吸引許多人前往工作。今日臺灣雖然不是完全以工業爲生，然而也漸漸趨向工業化了。由於經濟因素——都市裏有大量的生產與消費；以及物質享樂的誘惑，許多農村青年乃離鄉背井，湧向都市，開拓前程。

二、鄉土觀念的淡薄：由於農村青年趨向都市發展，很少人願意以耕種爲生，「土地」在他們的觀念中，也就不像農業時代那樣具有意義。即使那是祖產，他們也不像上一代把土地當做「生命之根本」那樣重視。陳家兄弟商議變賣的山坡地便是陳家僅剩的祖產。雖然「祖產」這個概念曾在他們腦中出現：陳老二說：「阿爸才死，就把地賣掉，太沒有心肝。這塊地是祖產，不可以賣的了。」（P二）又說：「是祖產呢。還是租給別人，或是請人來種？」（P二）可是，現實利益在他們心中遠勝過祖產所代表的意義，因此，在經濟利益的衡量下，他們還是決定把地賣掉。這正顯示出：人們對於土地已經由訴諸情感的熱愛，轉變成以經濟利益爲原則的價值判斷。

三、視土地爲營利的對象：年輕的一代，對於土地抱持的既是以經濟利益爲原則的價值判斷，因此，他們乃轉而以商業方式處理土地。在臺北做生意的陳老大一再强調：「請人來種，一定賠。我是做生意的，還不會算嗎？……自己種，自己採，還可以賺一點，也不多，請人來管，付工錢還不够。」（P二）又說：「老實說話，這塊地也不好種。要好好弄，一定要像石頭仔那樣大費苦功才行。有那個精神，我們出去賺錢也賺飽了。」（P三）他的論調，就是以營利爲前提。當一塊土地對他們失去經濟價值，他們便只有將它丟棄，即使那是帶有血緣意義的祖產。

在工業文明的影響之下，土地在農村年輕一代的心目中，已由孕育一切的「大地之母」，轉變成唯有經濟利益的商品。

在「地」這篇小說裏面，李明和他的朋友，正是第二類型「大地之情」——在憧憬中擁抱土地——的人物。

李明以及他的朋友們，所表現的人格型態正是我國現代知識青年的抽樣。就他們接受現實的態度與程度，大約可分爲三類：

一、生活於理想與知識概念之中：這類型的人對於事物的看法，概念的認可多於經驗的體認，表現出高級知識份子，唯心與純情的處世原則，以及理想化了的現實詠嘆。

二、經由自覺的體驗，面對現實：所謂的「走出象牙之塔」，投身現實，使概念的認可落實爲經驗的建立。

三、與現實妥協，浮沉於世俗：有些知識份子由於本身缺乏某些理想的執着，或由於理想過於懸空，大學畢業後很容易就由憤世嫉俗，而形成知識份子「自掃門前雪」的自私心理，轉而與現實妥協，淪爲生活的奴隸，得過且過，做個世俗的附庸者。

在這三類人物中，由於人生觀照不同，他們所關心的對象也就各有差異。通常，當一個人與現實妥協，淪爲生活的奴隸之後，他所關心的乃是一些比較實際而具體的問題，大部份偏重於現實生活的層面。相反地，若一個人尚依戀着概念世界，他就會思索一些屬於生命本質的抽象問題。

爲自己找一個安身立命，足以穩定自己的地方，乃是人類的基本慾求之一。由於各人人生觀照不同，他們所尋求的目標也就各不相同。「地」裏面，屬於第三類的龔繼忠、大象，對於這種需求，主要便在於獲得職業，謀求生活的安定。龔繼忠唸的是外交系，畢業後却在一所學校當職員。他曾嘆息：「幹這個差事，眞是兩袖清風。現在不是爲五斗米折腰，是爲兩斗米折腰了。」（P十八、P十九）可是，爲了獲取生活物質，他還是「折節屈就」，於是他很坦白地說：「說穿了，吃哪行飯還不都是爲了求生活，有什麼法子呢。」（P二十二）李明另一位在中學教國文的同學大象，也說：「聊天，我所欲也。開會我所不欲也。捨聊天而取開會，何故？飯碗問題！」（P二十七、P二十八），卽充分表露出淪爲生活奴隸之無奈。

儘管爲生活而「出賣」自己，是如此無奈與平凡

，可是他們却是結結實實地踏在「地」上，安定而不感覺失落。至於第一類和第二類的人，由於他們尚活在概念世界裏（如小禹），或者概念與經濟的夾縫裏（如李明），他們對於「安定感」的需求，便不僅僅是獲得一份職業或工作而已，在他們的意識裏，乃進而探討所謂「根」的問題。

在中國人的觀念中，「根」的具象化便是土地。小禹第一次出現在讀者面前，談論的便與土地有關：

「我剛才一直在看下頭山坡上一個農夫種地。」小禹顯得很興奮。「你知道他怎麼弄？」（P三十九）

當李明談及他家準備到山上經營農場時，他更說：「我很覺得，我們的根是在土地上。離開了土地，我們絕不可能生出根來。現代人的許多痛苦、失落的感覺，我覺得都是離土地太遠所致。」（P四十一）

小禹出國後，從美國寫信給李明，信上也說：「在這裏（指美國）人絕對不能生根的。試想，整天開着汽車在高級公路上疾馳，怎麼可能生根呢？要想生根，要想不致失落，一定要靠近土地……」（P五十五）

在小禹的理想中，追尋的是自己的故土。雖然他未曾眞正接近土地（在小說中，除了到李明家的山上渡兩天假之外），然而經由知識的引導，他相信人必須靠近土地，才能生根。

可是，小禹並沒有實現他的理想，他不僅沒靠近土地，甚至遠離故土，飄洋留學。

儘管小禹出國有一個崇高的目標：「我（指小禹）將來學成了，一定回國把研究所辦好，使以後的青年可以在國內從事高深研究，不必出國，受離鄉背井的苦。」（P四十二）但是，就留學這舉動而言，他的「靠近土地」的理想，顯得只是概念的追尋而已，與他的實際生活有一段差距。

直到小說的結局，小禹還是以概念擁抱土地，在他自築的象牙塔裏詠嘆大地。甚至李明也不忍心告訴他：「我們這種人，只配流浪和失落，不配去接近土地。」（P五十五），一直讓他陶醉在「歸回大地」的夢幻裏。

不同於小禹一廂情願的純情，李明對於土地的體認，則是經過一番追尋的過程。在李明的追尋過程中，對於鄉土先是否定，再予以肯定，最後則又否定自己「植根鄉土」的念頭，和小禹一樣，飄流海外，成爲異鄉異客。

當李明還是學生的時候，他無法忍受他所住那個小鎭的枯燥、單調。此時，他所嚮往的是城市的熱鬧、新奇、刺激，而非小鎭的平淡。

李明重新發現鄉土的可愛，肯定「只有我的那個小鎭，即使它很平凡，却是屬於我的一塊地方。」（P十五）則是在他上了船，看過外國的許多美麗的城邦與海港之後。

對照兩個事件，可以顯出李明此次航海回家心境的轉變：

第一個事件是他回來後，陪女友在酒店跳舞。

置身喧鬧、瘋狂的舞池，李明「盡情的抖動着，把體內原始獸性的衝動，從手臂、頸子、腰部、大腦，從身體的每一部位發射出去，而獲得一種無以形容的快感。」（P九）等到他退回舞池外面的座位，看着舞池中各種奇形怪狀的舞姿時，他却感到不耐煩，跳舞的快感並不能帶給他心靈的愉悅。

另一個事件是他與中學同學上山渡假。

在山上兩天，他們只是玩玩棋、聊聊天、游游泳而已，李明却感到無比的滿足與安適。作者曾利用自然景物，表現李明此時的心境：

「（李明）抬起頭來一看，羣山山腰間，蜿蜒的一條公路上，一輛運貨汽車，小甲蟲似的在移動。從河谷底這個角度仰視，山顯得分外的高，綠色的榛莽，延昇到天際，連接着一片蔚藍。……李明閉上了眼，覺得很快樂。」（P四十三——四十四）

從這兩個事件裏，我們發現，在久經流浪之後，李明所嚮往的不再是熱鬧、刺激，而是寧靜、純眞。

此時李明這種對大自然的渴望，對鄉土的歸屬感，同小禹一樣，仍是理想式的追求。他雖有意留下幫他父親經營農場，可是，最後他還是再度出海，並未眞正撫摸過土地，並不曾爲土地流下血汗。等到他第二次航海回家，他家的農場已垮，土地易手，他的父

親又回復雜貨店的生意，他也領悟出自己植根於泥土的不可能——他的生活方式、思想理念並不適合過農耕的日子。雖然飄流海外有太多的寂寞和失落，可是他仍然堅決決定：「無論如何是要走的了，寧可隨着船漂泊天涯，讓寂寞和回憶腐蝕掉自己的心，也決不留下來了……。」（P五十二）

不論是小禹純情的嚮往土地，或是李明痛苦的離鄉，同樣是現代知識份子以理想擁抱土地的結果；也是現代人在接受現代文明之後，無法接近土地的悲哀。

李明的父親，大陸來臺的中年退役軍人——李震之，對於土地表現的正是强烈的「歸宿感」。

在我國人心中有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，那就是「**葉落歸根**」。這種「葉落歸根」的觀念，落在具體行動上，至少有兩種表現形式：

一、死葬故園。這是消極的一面。

二、擁有土地。比較積極的，富有建設性的行動，則是盡其所能，擁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。因爲擁有土地之後，不僅表示他有了立足之地，同時也表示自己不至於「死無葬身之地」。

這種「死葬故園」以及「擁有土地」的渴望，演化成我國另一傳統觀念——**安土重遷**。因此，當一個人不幸流落異鄉，即使是同一國度，他也要設法回鄉。而在長期的流寓生涯中，「死葬故園」乃成爲他生命最終的願望；在異鄉的實際生活中，他則期望仍能建立自己的家園，甚至擁有眞眞實實的一片大地。

李震之情願賣掉一向賴以維生的雜貨店，而買了一大片山地，最主要便是希望自己有一個可以生根的地方。他說：「想想我李震之，祖上多少代都是種田的。種田雖然苦，人好像就有了根，就連在地上了，什麼都有個寄託。」（P七）

李震之將所有希望擺在那片山地上面，可是，沒多久農場便告失敗，土地轉手，他又再度回到原來的生活模式裏。李震之此時的痛苦、失意，不僅僅是惋惜財物的損失，甚且含有夢想破滅的失望，以及年華老去的哀傷。

尤其是老董說了一段：「我們啊，就像那耍把戲的猴子。那個小猴子，你叫他練一齣把戲，他很快就學會了。等到耍了一輩子的把戲，你再想教那老猴子

一齣新把戲，他是再……再也學不會的了！」（P五十二）之後，李震之更感嘆地說：「老了，唉，我們是老了。」（P五十二）

人愈老，便愈迫切的需要歸宿——心靈的歸宿，也是形體的歸宿。因此也就更加深了對家園的懷想。李震之在其所寓居的臺灣，既無法得到一個生根的地方，在意識裏便加深了對於大陸老家的懸念。然而，回首神州，赤禍滔天，欲歸不得歸，即使回去，又何處重覓故園？

李震之的處境，正代表許多曾經活在那片秋海棠上，而今寓居海島的中年人的心懷。「杜鵑休向耳邊啼，等是有家歸不得」，其內心的失落感是多重而深刻的。

第四類型「大地之情」的代表人物是石頭仔。

在「地」這個短篇裏面，有一個人物，自始至終都沒有露面，却一直出現在作者的敍述以及出場人物的口中。這個人就是石頭仔。

第一節短短一千多字裏，就出現六次的「石頭仔」——三次作者的敍述，三次是在陳家兄弟的對話裏。在這一節裏，作者並沒有直接寫出石頭仔的形象，只是讓讀者知道他是一個農夫而已。直到第六節，由小禹和李明口中，才跳出一個形象鮮明的石頭仔：

小禹說：「他把地掘了大概有一公尺深，把土都翻起來，把石頭檢出，挑到一邊，然後再把土填回去。」（P三十九）

李明說：「三十年，他就一直住在那草寮裏，每天挖石頭，挑石頭，硬是把這地方給開墾出來了。這裏的人都叫他石頭仔。」（P四十）

由這兩段話，我們可以想像出，一個老農夫，頂着太陽，衝着風雨，默默墾田的情景。

自始至終，石頭仔都沒說過半句話，他從未替自己的舉動做過任何詮釋。一塊塊的石頭地在他鋤頭的一起一落之中，變成良田，而他仍然默默的，繼續開墾，彷彿**他的生命早就與大地結爲一體了**。不管是自覺的或不自覺，在石頭仔的生命裏確是保有中國人熱愛土地的原型。

石頭仔的沉默、刻苦，正是我國典型農夫的雕像。不管時代如何變遷，生活方式如何改變，在中國人裏面，仍有人默默地秉持古老的，與險惡環境搏鬪的

字畫服務

你想擁有一幅畫家的創作懸掛室內欣賞或贈送親友嗎？我們竭誠爲您挑選字畫多種（油畫、素描、國畫、山水花卉小品）每幅 500～2000元。歡迎蒞臨參觀或來函洽詢。謝謝!!

南山書屋

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45號

傳統精神。他們毫無怨尤地將生命一點一滴地灌溉在荒原裏，守住了孕育萬物的大地，象徵着一股屹立不搖的民族力量。

三

張系國的「地」，把現代人帶至一個悲慘的境地——現代人幾乎是與大地絕緣的。不僅僅是現代人的居處難得看到泥土，更深一層的含意，則是現代人失去了生活的支柱——遠離了孕育一切的大地之母。

除了生於斯，長於斯，默默耕耘，一片赤誠對着土地——如石頭仔——能穩穩地踏在土地上，與大地一同呼吸之外，現代人註定是要飄泊，要忍受無根的痛苦。

石頭仔默默地耕耘，堅守着人類的根本——**土地**，代表我國勤勞的傳統美德與堅毅的民族性。最後那塊別人無法耕種的石頭地，仍回到石頭仔手中，和過去一樣，那塊石頭地在石頭仔的鋤頭下，有一天也將變成肥美的良田。作者如此安排結局，似乎暗示着一條現代人尋根的途徑——從自己的民族性中尋回失落的根。